



## 20 世纪初叶后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述评

张铁江\*

19 世纪末,伴随着沙俄的排犹政策和中东铁路的修筑,四海漂泊的犹太人来到哈尔滨这个新的“避难所”定居。他们在哈尔滨建立了犹太会堂、银行、学校、医院,还创办了犹太人自己的社团,形成了较完整的犹太社区体系,当时的哈尔滨已成为东亚地区犹太人最大的活动中心之一。通过研究发现,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在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中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通过犹太宗教公会的组织活动,来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维护犹太人自己的利益,使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同欧美、苏俄、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巩固了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为他们日后回归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国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末,伴随着沙俄的排犹政策和中东铁路的修筑,四海漂泊的犹太人抱着逃离俄国、渴望自由及对远东处女地的淘金热情,来到哈尔滨这个新的“避难所”定居。他们在哈尔滨建立了犹太人会堂、银行、学校、医院、报刊、图书馆,还创办了犹太人自己的社团,形成了较完整的犹太人社区体系,当时的哈尔滨已成为东亚地区犹太人最大的活动中心之一,其影响波及整个世界。在对哈尔滨犹太人的若干机关团体进行考察时发现,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在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中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通过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组织活动,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弘扬了犹太文化,维护了犹太人的利益,传播和报道了世界犹太人共同关注的信息,使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同欧美、苏俄、中东地区、印度以及中国上海的犹太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巩固了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为他们日后回归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国奠定了基础。

\* 张铁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近现代犹太人来华史、哈尔滨犹太人历史研究。

## 一、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产生的历史背景

由于沙俄的反犹、排犹政策,使大批居俄犹太人外迁,这是犹太人移居哈尔滨的内在原因。<sup>①</sup> 沙俄的反犹、排犹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沙俄在“特别法”中就规定,犹太商人或公民必须交纳双倍的税款。在沙皇1827年的敕令中规定,12~18岁的犹太青少年必须在义务兵营里服预备役,尔后再服25年的现役。1881年5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新政府的反犹政策更为突出。从这时起,俄国犹太人开始了大规模外迁。最大的一次迁徙发生在1881~1882年。直到19世纪末,居住在俄国的约占世界犹太人总数2/3的犹太人仍没有取得公民权。因此,俄国犹太人一直没有停止外迁,极渴望找到一个新的聚居地。同时,中东铁路的修筑及沙俄的对外扩张政策为俄国犹太人大量外迁及移居中国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创造了条件。1896年6月3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与清政府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使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并为俄国犹太人迁徙哈尔滨创造了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沙俄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东北,实现使中国东北变成“黄色俄罗斯”的目的,积极鼓励俄国人特别是犹太人移民中国东北。维特本人是一个“亲犹的”、有许多犹太亲友的财政大臣。<sup>②</sup> 为此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无限制的商业经营权和进入没有限额的学校。自此之后,一批又一批犹太人抱着逃离俄国、渴望自由及对远东处女地的淘金热情,来到哈尔滨定居。

当时的哈尔滨虽然还是个小渔村,但它位于松花江中游、松嫩平原的东南部,物产丰富,气候适宜,地理位置优越。这样,沙俄政府就以哈尔滨为中心修筑了西通满洲里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衔接、东到绥芬河与乌苏里铁路相贯通、南连旅大港口与上海运输线相连接、全长2489公里的中东铁路。<sup>③</sup> 伴随着中东铁路公司及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的设立,以及清政府实行被动的开放政策,作为中东铁路枢纽站的哈尔滨逐渐成长为东北重镇,连接欧亚的大陆桥,近代东亚犹太人的聚居中心。

① 参见[以色列]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② 参见[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7页。

③ 参见李济棠:《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的修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 二、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发展过程

1898年,中东铁路动工修建后,在工程师和包工头中,除了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外,还有许多犹太人。<sup>①</sup> 这些犹太人主要是依靠自身的特长从事商业、手工业,并在市内从事铁路的商业供给。至1902年,哈尔滨犹太人已逾百人,犹太人商业企业已达10家。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从俄国到哈尔滨来的犹太人逐渐增多,哈尔滨的犹太人口已达500人之多,犹太商业活动更趋活跃。<sup>②</sup> 此时,在哈尔滨的犹太人需要组织一个团体,来管理社区的宗教和社会事宜,这样哈尔滨犹太人协会诞生了。

哈尔滨犹太人协会成立后,其首要任务便是满足犹太居民生活中的宗教信仰的要求,即满足犹太居民每天及节日之祈祷、出生、婚丧等所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1903年2月16日,哈尔滨犹太人协会在请得地方当局许可后,在沙曼街(今霞曼街)租用了一所民宅作为祈祷堂,开始了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sup>③</sup> 这一年,哈尔滨犹太人协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理事会,理事会的第一位主席兼祈祷堂的主持人为密耶洛维奇,司库是多比索夫,拉比为莱文。<sup>④</sup> 同年5月,在哈尔滨居住的犹太人中有人过世,于是由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组织成立了哈尔滨犹太葬仪社,并向当局申请,拨给一块特有地段作为犹太人的墓地。1904年,由于俄国南部基什尼奥夫、敖德萨等地发生了集体屠杀犹太人事件,迫使犹太人来到中国东北寻找可以飞翔的广阔天地。加之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另有3万犹太人跟随百万俄国士兵来到中国东北。<sup>⑤</sup> 哈尔滨的犹太会堂遂改为“士兵教堂”。1905年日俄战争后,在俄国军队中的许多犹太士兵留在了就业机会较多的哈尔滨,使哈尔滨的犹太人口进一步增加。而后,莱文拉比离开哈尔滨转赴天津,加什凯尔担任了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拉

①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② Zvia Shickman-Bowm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 the Origin of the Harbin Jewish Community, 1898-1931," Z. Goldstein, *The Jews of China* (W. L. 1), M. E. Sharpe, 1999, p. 191.

③ Zvia Shickman-Bowm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 the Origin of the Harbin Jewish Community, 1898-1931," Z. Goldstein, *The Jews of China* (W. L. 1), M. E. Sharpe, 1999, p. 191.

④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⑤ Teddy Kaufman, *The Jews of Harbin Live On in My Heart*, Tel-Aviv: Design & Production Publishing Ltd., 2006, p. 28.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比。<sup>①</sup> 1906年,由于哈尔滨犹太人口的增加,建造砖瓦结构的犹太会堂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召开了犹太人公共会议,并决定建造砖瓦结构的犹太会堂,选举伊萨耶维奇为哈尔滨犹太祈祷堂的理事会主席,达·阿·萨姆索诺维奇被选举为建筑委员会主席,并在哈尔滨的犹太居民中发起了建筑犹太会堂的募捐活动。<sup>②</sup> 同年12月,为了协助犹太宗教公会的工作,帮助供给滞留在哈尔滨的贫苦犹太人衣物和燃料,由谢姆山诺维奇夫人等妇女志愿者创立了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sup>③</sup> 1907年4月,哈尔滨犹太小学创办。同年5月,犹太总会堂奠基。1909年1月,犹太总会堂竣工。随后,选举了新一届犹太宗教公会理事会,阿·莫尔多霍维奇当选为主席,萨姆索诺维奇为副主席,加什凯尔为拉比,多比索夫为司库。<sup>④</sup> 1910年,为了扩展公共利益,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还为犹太人开办了澡堂。然而,自从第一批犹太移民来到哈尔滨至1911年,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主体为非锡安主义者。1912年,A·考夫曼夫妇来到哈尔滨后,形势有所变化。1913年,锡安主义者吉塞列夫拉比、索罗门·拉维科维奇医生来到了哈尔滨,拉维科维奇医生还曾担任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主席一职,标志着锡安主义思想来到了哈尔滨。<sup>⑤</sup>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德国军队越过俄国边境开始入侵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时,在那里居住的犹太人越过西伯利亚边境,来到中国东北,其中大部分定居在哈尔滨。<sup>⑥</sup>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犹太人前往哈尔滨。同年7月,为了救济这些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主席特比绍夫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乃于道里区商务街等处的难民收容所内附设食堂。1918年12月,在德里金的倡导下,哈尔滨犹太中学建成。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管理哈尔滨地区的犹太人事务,设立一个有权威的、能代表社区利益的领导机构已是势在必行。1919年,经民主协商,哈尔滨犹太社区首次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社区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即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理事会,考夫曼医生以绝对多数当选为该理事会主席。<sup>⑦</sup> 从此以后,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在

①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②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③ 参见哈尔滨市公署社会科:《哈尔滨市社会事业设施要览》,哈尔滨市公署1938年印行,第83页。

④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⑤ Teddy Kaufman, *The Jews of Harbin Live On in My Heart*, Tel-Aviv: Design & Production Publishing Ltd., 2006, p. 28.

⑥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⑦ 参见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考夫曼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哈尔滨的犹太人也已达到 7500 人。<sup>①</sup> 1919 年底,为了救济在哈尔滨的贫苦犹太难民,由维赫捷尔、考夫曼等七名医师发起成立了哈尔滨犹太贫困疾病救济会,最初该会规模很小,对贫困病人采取往诊或给予物质上的援助,1934 年于道里五道街修建房舍,增设医院。<sup>②</sup> 1920 年 11 月,犹太慈善家拉比诺维奇夫妇捐资于炮队街 5 号修建了二层楼房,犹太诊所、犹太养老院开办。同年 12 月,斯基德尔斯基塔木德—托拉学校落成。1921 年 1 月,犹太免费和廉价食堂亦迁入炮队街 5 号新址。同年 9 月,犹太新会堂落成,占地 1296.75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800 人做礼拜,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犹太会堂。<sup>③</sup> 1923 年 6 月,哈尔滨犹太人集资创办了犹太国民银行。据 1926 年统计,哈尔滨的犹太工商企业达 489 家,大约是 1913 年时的 4 倍,工业部门达 28 类,商业也有 25 种。这时哈尔滨的犹太人口已达 2.5 万<sup>④</sup>,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犹太人社区,工商业界也已完全由犹太人所左右,达到鼎盛时期。

1929 年,由于中国官方谋求收回中东铁路权益而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加之苏联势力的退潮,哈尔滨的经济明显地沿着衰落的途径下滑,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地位发生了动摇。1935 年后,日本当局为了吸引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犹太资金,制定了一个“河豚鱼计划”,改变了对哈尔滨犹太人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亲犹态度。<sup>⑤</sup> 首先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了远东犹太人理事会,这表明日本当局承认了犹太人的地位。其次,查封了反犹报纸《我们的道路》,准许先后于 1937 年、1938 年、1939 年三次在哈尔滨召开远东俄罗斯犹太人会议。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反犹势力重新抬头,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再次受到影响。

日本投降后,苏军进驻哈尔滨,取缔了犹太人组织,把犹太宗教公会主席考夫曼、企业家斯季德斯基等一批犹太人押解到苏联,关进集中营。哈尔滨犹太社区遭到毁灭性打击,犹太人纷纷离去。1947 年 6 月底,苏联政府作出决定,准许旅居中国的犹太人返回苏联,但有许多犹太人辗转去了美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等国。新中国成立后,犹太侨民仍陆续外迁,犹太社区已逐步瓦解。1950~

① 参见 1919 年 1 月 17 日《远东报》。

② 参见哈尔滨市公署社会科:《哈尔滨市社会事业设施要览》,第 80 页。

③ 参见哈尔滨市地方志编撰办公室:《哈尔滨市志》第 34 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4 页。

④ Teddy Kaufman, *The Jews of Harbin Live On in My Heart*, Tel-Aviv: Design & Production Publishing Ltd., 2006, p. 31.

⑤ 参见[美]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许步曾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136 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1952年出境者达2000人,至1953年末,哈尔滨只剩453名犹太人。<sup>①</sup>1956年,犹太新会堂关闭。1959年,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只有130人。1963年,犹太总会堂关闭。同年11月,犹太宗教公会关闭。<sup>②</sup>至此,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长达60年的历史,宣告结束。

### 三、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理事会及其领导关系

根据1903年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成立时的宗旨,该公会负责:(1)修建和管理哈尔滨犹太会堂和祈祷院;(2)对哈尔滨犹太居民的出生、结婚、离婚和死亡进行登记,并举行与上述情况有关的宗教仪式;(3)按犹太教习俗宰杀牲畜和禽类;(4)修建和管理犹太墓地,按犹太宗教习惯法埋葬犹太宗教公会会员。为此公会下设专门机构——哈尔滨犹太葬仪社;(5)按犹太法规供养犹太宗教领袖拉比或宗教问题学者、牲畜和禽类屠宰专家;(6)在犹太人的“马斯哈节”为犹太居民烤制并供应无酵饼;(7)监督哈尔滨市所有犹太慈善、医疗和文化教育单位的活动。<sup>③</sup>

隶属并接受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监督的单位有:犹太葬仪社、犹太养老院、犹太廉价和免费食堂、犹太医院、犹太妇女慈善协会、犹太公共图书馆、犹太祈祷院“总会堂”等七个部门。

1. 哈尔滨犹太葬仪社。<sup>④</sup>1903年,根据犹太教习惯法,为安置犹太人墓葬,乃于哈尔滨道里区炮队街56号设立了哈尔滨犹太葬仪社。其创立人为:P·密耶洛维奇、M. P. 萨姆索诺维奇、B. M. 卡恩、K·别尔贡、M. H. 纳夫塔林。第一位领导人为巴赫。1953年,葬仪社委员会主席为C. H. 卡涅尔,司库为A. C. 勃林杰尔,委员为И. C. 什蒂恩加尔特、P. M. 布尔苏克。墓地管理人为哈·纳夫图里维奇,灵车司机为亚·斯加皮兹基,守墓职员为亚·罗特阔夫斯基、康奇平等。此组织的目的是依照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埋葬死去的犹太人。在墓地设有祈祷堂、洗尸间及办公室。免费安葬所有无财产的犹太人。

2. 哈尔滨犹太学校。<sup>⑤</sup>1907年,哈尔滨犹太小学创立。1909年,又开办了犹太侨民小学校,亦称哈尔滨市私立犹太国民学校,地址均在埠头区马街53号

① 参见张铁江:《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哈尔滨市地方志编撰办公室:《哈尔滨市志》第34卷,第164页。

③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④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⑤ 参见张铁江:《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第25页。



(今道里区东风街),校长是司鲁茨结尔。1918年12月,创办哈尔滨犹太中学,地点在埠头区炮队街(今道里区通江街),这是东亚地区最早创立的犹太中学。1920年,犹太实业家斯季德爾斯基捐资修建了塔木德—托拉学校,主要开设与犹太教有关的课程。如希伯来语、《托拉》诵读、《圣经》选读、拉比犹太教等,同时也教授一些世俗课程。塔木德—托拉学校的建立为扩大犹太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3. 哈尔滨犹太总会堂。<sup>①</sup> 1906年,在建设委员会萨姆索诺维奇主席的倡导下开始筹措总会堂的建设经费。1907年5月,在炮队街的特定地段举行了犹太总会堂的奠基仪式。同年9月,建设完成了总会堂的礼拜堂,克里姆斯基为音乐指导,并在此举办了重大的秋季犹太年假的礼拜新年活动。1909年1月,哈尔滨犹太总会堂在炮队街44号落成。第一任拉比为沙凡尔·莱文,他还兼任哈尔滨塔木德—托拉学校校长。莱文拉比离开哈尔滨后,加什凯尔接替,不幸的是,仅仅任命几年,加什凯尔拉比就去逝世了。1913年,吉塞列夫来到哈尔滨担任拉比,并成为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于1949年9月7日在哈尔滨逝世。此后,于1950年,由阿·巴雷担任犹太学者工作,直至1963年11月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关闭止。

4. 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sup>②</sup> 1907年12月创办的犹太妇女慈善会,位于埠头区炮队街(今道里区通江街),会长是齐特林,以救济俄籍贫苦妇女为目的。

5. 犹太公共图书馆。<sup>③</sup> 犹太民族是一个爱书的民族,他们把图书馆视为犹太民族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08年,哈尔滨犹太文学戏剧协会(即依玛尔达格)图书馆建立。1912年,哈尔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图书馆创办。1918年,哈尔滨西伯利亚文联图书馆建立。1933年,哈尔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图书馆与依玛尔达格等图书馆合并,更名为哈尔滨犹太公共图书馆。其首任馆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38年以后的馆长是爱里亚许逊。该图书馆藏书15 000卷。上自拉比文学、犹太圣诗,下至儿童读物,均有收藏,一年借阅量为2 000册,能满足各层次读者的需要,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犹太图书馆。

6. 犹太免费食堂。<sup>④</sup> 于1916年在埠头区炮队街(今道里区通江街5号)成立,会长是金兹堡,以免费或半费供给贫民午膳为目的。

① 黑龙江省档案:158-1-933号。

② 参见哈尔滨市公署社会科:《哈尔滨市社会事业设施要览》,第83页。

③ **НОВОСТИ ЖНЗНИ**,1927, p. 89.

④ 参见哈尔滨市公署社会科:《哈尔滨市社会事业设施要览》,第79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7. 犹太新会堂。<sup>①</sup> 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籍犹太人涌进哈尔滨,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由犹太人捐资,于1918年4月,在距离总会堂不远的埠头区斜纹街88号兴建一座新会堂,1921年9月新会堂落成。新会堂的总建筑面积约为1233平方米,为上下两层,可容纳五百余人做礼拜,乃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犹太会堂。新会堂是典型的犹太式建筑。

新会堂的第一任理事会会长为科夫曼,第二任为科恩,第三任为I. J. 凯斯列尔,第四任为保罗奥伊。新会堂是犹太教哈西德教派会堂,不受总会堂管辖,而由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管理。在战后由于犹太人逐渐外迁,犹太新会堂的宗教事务不断减少,遂于1956年关闭,其原址受到妥善的保护,现为哈尔滨犹太纪念馆。

8. 马家沟犹太祈祷堂。<sup>②</sup> 1918年,由犹太人捐款,在马家沟小戎街8号建立了一所建筑面积为172平方米的祈祷堂,以适应居住在新市街地区的犹太教信徒去新、总会堂路途较远而就近祈祷的需要。马家沟犹太祈祷堂创始时的会长为贾特洛维斯基,他于1940年去世后由特利继任,1949年由亚·郭别尔尼科接任。马家沟犹太祈祷堂后被拆除。

9. 犹太贫病患者救济会和犹太医院。<sup>③</sup> 1919年,由哈尔滨一批犹太医生和社会活动家在埠头区炮队街5号创办,代表人是考夫曼医生,以救济哈尔滨郊区和铁路沿线的贫苦犹太人,免费施诊为目的。犹太医院是在犹太贫病患者救济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1934年在埠头区中国五道街(今道里区西五道街)创办,医院共有床位25张,设有外科病房、内科病房、放射线科、口腔科及化验室。该医院集中了哈尔滨最知名的医生、专家,在哈埠医务界享有很高声誉。

10. 犹太养老院。<sup>④</sup> 于1921年在埠头区炮队街(今道里区通江街5号)成立,代表人为院长拉宾诺维奇,以救济犹太残老为目的。

## 四、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两位杰出的领袖

(一) 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会长亚伯拉罕·考夫曼<sup>⑤</sup>

亚伯拉罕·约瑟夫奥维奇·考夫曼(Абрам Иосинович Кауфман, 1885~

① 参见张铁江:《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第76页。

② 参见张铁江:《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第76页。

③ 参见哈尔滨市公署社会科:《哈尔滨市社会事业设施要览》,第80页。

④ 参见哈尔滨市公署社会科:《哈尔滨市社会事业设施要览》,第82页。

⑤ 参见张铁江:《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第3页。



1971)是著名的犹太社会活动家、医学博士、编辑。他曾是哈尔滨著名的医生,哈尔滨宗教公会理事会主席,远东犹太民族自治委员会主席,犹太民族委员会和本基金会在中国的代表,中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

1885年,考夫曼出生于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姆格林市的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1903年毕业于彼尔姆的一所中学,在中学时代就萌生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1904~1908年,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学习医学。1908年返回俄国,投身于犹太社会活动。1912年,考夫曼移居哈尔滨,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1918年1月,考夫曼在哈尔滨编印了首期《犹太之声》月刊。1918年底,考夫曼当选为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民族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考夫曼博士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理事会主席。1919年,由维兹库切尔、考夫曼等七人发起成立了哈尔滨犹太贫困疾病救济会。1920年12月,驻上海的巴勒斯坦情报局仅主办了两个月的周刊《西伯利亚—巴勒斯坦》迁往哈尔滨。考夫曼应邀出任主编。1926年1月,该刊易名为《犹太生活》。该刊一直由考夫曼主持到1943年。在此期间,考夫曼还发起了为哈尔滨犹太贫困疾病救济会捐款的活动。1934年11月,在哈尔滨市埠头区中国五道街开办了犹太医院,曾担任该院院长多年。1937~1939年,在考夫曼的主持下,在哈尔滨先后召开了三届远东犹太人社团代表大会。在首届大会上,考夫曼当选为远东犹太民族委员会主席,并连任三届。1945年,考夫曼医生被苏联当局判处25年徒刑,押解至苏联境内的集中营。1961年移居以色列,1971年在以色列逝世,享年86岁。

## (二)哈尔滨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吉塞列夫拉比<sup>①</sup>

亚伦·摩西·吉塞列夫(Арон Моше Шмуилович Киселев, 1863~1949)于1913年来到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担任拉比一职,至1949年9月逝世为止,在哈尔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36年,被誉为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灵魂、正直崇高的拉比。

1863年9月18日,吉塞列夫生于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的苏尔杰尼茨村。立陶宛国籍。他毕业于由索罗维其克拉比领导的世界著名的沃勒兹经学院。青年时期,吉塞列夫横溢的才华就已经开始显露,被认为是一个天才。毕业后,他被派往白俄罗斯的波里索夫工作。1913年11月,吉塞列夫通过竞聘来到哈尔滨担任拉比。虽然吉塞列夫来自一个有哈西德派社团传统的犹太城镇,但是,在他来到哈尔滨后,看到了一座带有塔木德学校、会堂等浓郁犹太色彩的现代都市时,他感到无比振奋。吉塞列夫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犹太人应该保留传统的犹太教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同时,他也深知犹太人在东欧农村小城镇的生存方式

<sup>①</sup> Teddy Kaufman, *The Jews of Harbin Live On in My Heart*, Tel-Aviv: Design & Production Publishing Ltd., 2006, p. 61.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与哈尔滨犹太人的现代大都市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为了传承这些犹太传统,让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青年人来会堂参加仪式,在每一个犹太节日,他都要在哈尔滨的犹太老会堂中讲经,用俄语发表各种题目的讲演,除了引用一些圣贤之语外,他也经常提到以色列和锡安主义,清晰地阐述一些广泛存在的问题。1919年,在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吉塞列夫继续担任拉比,并以自己的言行和渊博学识赢得了崇高的威信,成为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精神领袖。1921年,苏维埃俄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吉塞列夫作为远东犹太人救助受难孤儿委员会的委员,积极配合社区领导人 A·考夫曼的工作,为筹措资金、捐赠物品奔走呼号。1924年1月,吉塞列夫在如何应对3年前落成的犹太新会堂缺欠日本人巨额债务的事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呼吁全体哈尔滨犹太人集体募捐、拯救会堂,从而维护了犹太人的尊严。1932年,松花江发生大洪水,吉塞列夫号召哈尔滨犹太人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并协助成立医疗队。1937、1938、1939年在哈尔滨召开的远东犹太人大会上,吉塞列夫连续三年被选举为远东地区和中国的首席犹太拉比。1946年,特别是在 A·考夫曼被关进苏联集中营以后,吉塞列夫以83岁高龄担任了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会长,为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9年9月13日,吉塞列夫拉比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6岁。

## 结 语

纵观犹太人在哈尔滨宗教公会活动的历史,自1903年创立,至1963年关闭,犹太宗教公会在哈尔滨合法地存在了60年之久。这半个多世纪的活动,不仅反映了该会作为合法的核心机构带领哈尔滨犹太人进行艰苦创业、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历史,而且也反映了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虽然这在世界犹太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个瞬间,但却有许多特点,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历史痕迹,这对于我们研究世界犹太史、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近代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活动是世界犹太史、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尔滨众多的犹太机构和组织中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在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领导下,哈尔滨犹太人社区逐渐成为一个实行自治运营,犹太宗教生活色彩浓厚,并与巴勒斯坦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东亚犹太人的聚集中心。可以说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是一个小型的、强调人性和犹太价值观的、有社会意识的“自治地区”。

其次,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是一个组织机构完善、存在时间较长、影响最大



的一个犹太社团组织。该会成立于1903年,在1909年12月14日,沙俄侵华时期获得沙俄承认。其后受俄国革命影响,几经变迁,于1927年5月31日获中国东北地方政权的承认,至1961年11月该宗教公会关闭。该会的组织机构每2年选举一次,产生由11人组成的理事会和监事会,再经协商产生理事会主席、司库各1人,副主席2人,理事4人,监察会主席1人,委员2人。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活动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犹太葬仪社的收入、财产继承、捐款和会费。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民族散居的自治形式,反映了犹太民族的一贯传统。

再次,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活动不仅具备犹太宗教的功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成立至1911年的8年时间里,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成员的主体为非锡安主义者,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领导权是由犹太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和“犹太民族人民党”掌控。“崩得”在意第绪语中是“联盟”的意思,全称为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组织。“崩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观点,主张在犹太居民居住的地区和国家中解决犹太问题,把自己的目标局限于实现俄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和文化自治上。

1912年,考夫曼等锡安主义者的到来,尤其是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发表以后,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领导权逐渐转入锡安主义者手中,犹太人社区进入了成熟、全面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的14年里,尽管日本人与德国人结成盟友,在中国东北的统治亦采取了军事极权主义,严酷而凶残,并且在哈尔滨也曾发生过“西蒙·开斯堡绑架案”。但是,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在犹太宗教公会主席考夫曼以及宗教领袖吉塞列夫拉比的领导下,为捍卫犹太人的各项权利与日本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使日本人最终没有采纳纽伦堡法案,也没有对其统治下的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因此,可以说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在纳粹屠犹的背景下为犹太民族保留了人种,并能够使他们继续自己的生活习俗,参与丰富而有意义的锡安主义活动,这为他们日后回归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